

高尔斯华绥文集

尾 声

第 三 部

过 河



END OF THE CHAPTER



I712.45/cy

I561.45
116 高尔斯华绥文集
尾声

第三部

过河

曹庸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hn Galsworthy
End of the Chapter(III)
OVER THE RIVER

本书根据 London Milliam Heinemann Ltd. 版本译出

高尔斯华绥文集

尾 声

第 三 部

过 河

曹 庸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2 字数 257,000

1992 年 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800 册

ISBN 7-5327-0667-2/I·327

平装定价: 5.35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第 一 章

克莱尔已经同殖民部的杰拉尔德·科文爵士结婚十七个月了。这时，她站在泰晤士河上一艘东方班轮放置救生艇的甲板上，等着船靠码头。时当十月，天气暖和，上午十点钟。可是，她穿着一件粗花呢外套，因为一路很热。她脸色苍白——一点不错，有点儿灰黄色——不过，她那双明亮的棕色眼睛热切地盯着陆上，淡抹唇膏的嘴巴张开着，因而，脸上显出常见的生气。她一个人站在那里，后来，有一个声音说：

“啊！原来你在这里！”一个年轻人，打一只救生艇后面出来，站在她身旁。她没有回过头来，说：

“不折不扣的好日子！家里应该是很可爱的。”

“我想你至少会在城里待一晚吧；我们可以去吃餐饭，看一场戏。行吗？”

“亲爱的年轻人，有人来接我的。”

“真真该死，事情就要结束了！”

“总是该死个没完，事情还刚刚开始。”

他久久地看着她，突然说：

“克莱尔，不消说得，你总知道我爱你吧？”

她点点头。“知道。”

“可你并不爱我吧？”

“完全毫无偏见。”

“我希望——我希望你能热火一会儿。”

“我是个有身份的有夫之妇，托尼。”

“回英国是因为——”

“锡兰^①的气候。”

他踢了一下栏杆。“正当相处得很好的时候。我什么也没有说，可是，我知道你那个——那个科文——”

克莱尔眉毛一扬，他不吭声了；于是，两人都望着岸上，每时每刻都变得越来越顾虑重重了。

两个年轻人一起待在船上，已经将近三个星期，他们并不象他们所认为的彼此很了解。在那种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什么事都不能做，只好听听机器的隆隆声，看看海水沿着船侧滑去，望望天上太阳的逐渐西射，他们天天椅子靠椅子的促膝谈心，已经积聚成一种奇妙的动力和缓慢发展的热情。他们都知道他们已能无所不谈，而且无所顾忌了。说到底，他们是既无法离开船只，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做。他们一起跳舞，加上船身的晃动，不管晃得多么轻微，都有利于亲密接触。十来天之后，他们便安身立命地生活在一起。除了晚上仍然是各过各的，平时他们形影不离的程度却超过一般夫妻生活。不想突然之间，船停了，他们也停了，于是至少有一方，也许是双方都觉得他们竟忘记了弄清彼此的底细，如今已是为时太晚了。他们烦恼，激动（并非毫无乐趣的），简直是无计可施，因为浑浑噩噩，得乐且乐的状况已告结束，他们的情况真正等于掉进海里的陆地动物一样茫然不知所措。

克莱尔打破了沉默。

“你的名字是詹姆士，可人家为什么叫你托尼，你还从来没

① 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

有告诉过我。”

“就是那么回事。我希望你放认真点，克莱尔；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条该死的船就要靠码头了。一想到我不能天天看到你，我就简直受不了。”

克莱尔迅疾地看了他一眼，又把眼睛转向岸上。“多清秀！”她心里在想。他的确有一张鹅蛋形的棕色的清秀的脸，显得很刚毅，但一下子就会高兴起来；一双深灰色眼睛一有心事就会眯缝起；带深色的头发；他人虽瘦，却很活络。

他抓着她外衣的一颗钮扣。

“你只字不谈你自己在那边的事，可是，我知道，你不快活。”

“我不喜欢那种爱谈自己的私生活的人。”

“你瞧！”他把一张名片塞在她手里：“那个俱乐部总能找到我。”

她看了一眼：

詹姆士·伯纳德·克鲁姆

咖啡厅

圣詹姆士街

“这个咖啡厅可不是老掉牙了吗？”

“不错，不过，它还是相当‘要得’。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爹就给我登记了。”

“我有个姑夫也加入这俱乐部——劳伦斯·孟特爵士，很高很瘦，弯腰曲背，总是戴着一副玳瑁框的眼镜，一见就认得他。”

“我会留神他的。”

“你自己打算在英国干什么？”

“找个工作。好象一个人可以干的工作多着呢。”

“哪种工作？”

“除了教书和靠佣金的推销工作，什么都干。”

“可如今任何人都能随便找到工作吗？”

“不，前景不妙。我倒喜欢干经管地产或者跟马匹有关的什么事情。”

“地产和马都是两种逐渐消亡的行当。”

“我颇熟悉一两个搞赛马的人。不过，我想，到头来我会去当司机。你打算待在什么地方。”

“首先，不管怎样，去跟我家里的人团聚。如果你到家一个星期后还是愿意见我，那么，到牛津郡康大福庄园就可以找到我。”

“我干吗会碰到你？”年轻人突然郁郁地说。

“谢谢。”

“啊！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天啊，船在抛锚了。载客的驳船放下去了！啊！克莱尔！”

“怎么？”

“难道你一点也看不出这意味着什么吗？”

克莱尔定睛看了他一下后，才答话。

“是。可是，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意思。如果没有的话，那我要谢谢你了，因为你帮助我度过了三个难受的星期。”

年轻人一声不响地站在那儿，只有那种心里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的人才会如此默默不语……

人间的一切事情，开头和结尾都是乱七八糟的：造房子，写小说，爆破一座桥，以及眼前明摆着的，一次航程的结束，概莫能外。克莱尔在通常的一片喧闹声中，离开驳船上岸，投进了她姐姐的怀抱，小克鲁姆仍然随侍左右。

“丁妮！你多好呀，不怕这种吵吵闹闹的场面！我姐姐，丁妮·谢雷尔——托尼·克鲁姆。我现在行啦，托尼，去照顾你自己的东西吧。”

“我把芙蓉的车子开来了，”丁妮说。“你的行李呢？”

“我把行李都直接托运到康大福。”

“那么，我们可以立刻就走。”

年轻人送她们到车子那儿，勉强装出快活的神态，说声“再见”，车子便离开码头开走了。

两姐妹并肩而坐，彼此对望一会，又深情地仔细端相一下，两双手搁在坐垫上，握得紧紧的。

“啊，好妹妹！”丁妮终于说，“看到你，真开心！我弄错了你的意思了吧？”

“不，我不再回到他那边去了，丁妮。”

“不，永远，不？”

“不，永远，不！”

“啊，亲爱的，可怜的亲亲！”

“我决不深谈这事了，可是，已经是无法忍受的了。”克莱尔不声不响了，过了一会，突然头往后一甩，找补说：“完全无法忍受了！”

“他同意你回来吗？”

克莱尔摇摇头。“我是溜走的。他不在。我打了个电报给他，又在苏伊士运河那儿写信给他。”

又是一阵沉默。丁妮握紧她的手说：

“我总是害怕这种事。”

“最糟的是我一个子儿也没有。现在可有什么苗头，丁妮？”

“我想，‘全都是英国的’老套，有什么苗头。”

“也许我可以养养狗——养牛头狗跟小猎狗杂交的那种狗，

你觉得怎样？”

“目下我说不出怎样。我们可以去打听。”

“康大福情况怎样？”

“我们勉勉强强过日子。吉英又出去找休伯特了，小娃娃留在家里——现在还刚一岁。叫卡思伯特·康韦·谢雷尔。我想我们要叫他做‘卡夫斯’。他倒是个乖宝宝。”

“感谢上帝，我没有那种牵累！有些事情自有它的好处。”她的脸就象一枚硬币那样硬邦邦的。

“他对你说过什么吗？”

“没有，可是，会有的，等他弄清了我要这样做时。”

“有其他的女人吗？”

克莱尔耸耸肩。

丁妮的手又盖上她的手。

“我这事情不想让大家都知道，丁妮。”

“他会为这事回国来吗？”

“我不知道。如果他来了，我也不见他。”

“可是，亲爱的，你会弄得尴尬得要命。”

“啊，别为我操心。你怎么样啦？”她挑剔地看着她姐姐：“你越来越象波蒂奇里笔下的人物。”

“我已经是个节俭的老手了。我还成了个养蜂迷。”

“养蜂合算吗？”

“眼前还不行。不过，有一吨蜜，我们就可以赚大约七十镑。”

“你今年可收了多少蜜？”

“大约二百来磅。”

“家里还有马吗？”

“有，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留有几匹马。我有个计划要办一个

康大福庄园面包房。我们家的农场小麦的产量是我们的售出量的两倍。我要把我们自己的小麦磨粉，制成面包，供应四邻人家。那只旧磨机开动起来可以磨几磅，还有一间屋子可以做面包房。要搞起来大约需要三百镑。我们就要决定去砍足量的木材。”

“本地那些商人会气得要死了！”

“他们是会的。”

“真的合算吗？”

“根据惠太克年鉴，一英亩地可产一吨小麦，我们算它个三十英亩地的小麦，加上等量的加拿大小麦，就可以做成又松又白的面包，我们可以有八百五十镑以上的收入，除去，比如说五百镑磨粉烘焙的成本。这就是说，我们每天要烘一百六十二磅面包，一年可以卖掉约五万六千只面包。我们必须供应八十份人家，不过，这大概只是这个村。我们可以做出最好最新鲜的面包来。”

“我想，一年可赚三百五十镑，”克莱尔说。

“我也这么想，”丁妮说。“我没有经验，不知道估计起利润来要不要打个对折，因为我的确没有经验，我只是这么捉摸。不过，即使打个对折，我们还是适当的有好处，我们还可以逐渐扩展。我们可以及时耕一大片草地。”

“这是个计划，”克莱尔说，“但是，村里会支持你吗？”

“我试探过他们的意见，就目前听到的反映——支持的。”

“你得找个把人来经营。”

“唔唔。要找的话，也要找个不计较干什么工作的人。他自然会有前途，如果搞下去的话。”

“我想，”克莱尔皱起眉头，又说。

“谁，”丁妮突然问道，“是那个小伙子吗？”

“托尼·克鲁姆？啊！他过去在茶园工作，可是关闭了。”她直盯着她姐姐的脸看。

“人爽快吗？”

“是，相当好。他要找个工作，顺便说一句。”

“大约有三百万人都要找工作。”

“包括我在内。”

“你不是回到一个十分快活的英国，亲爱的。”

“我想我在红海的时候，听到我们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① 还是什么。什么叫金本位制？”

“就是你参加了又想脱离，脱离了又想参加。”

“啊，原来是这样。”

“困难的是，我们的出口和运输业的利润，在国外投资的收益显然是再也支付不了我们的进口；因此，我们是在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迈克尔说任何人都会看到这种前景；可是我们总认为‘一夜工夫就会好转’。事实却不是这样。因而有了国民政府^② 和选举。”

“那么，如果他们仍然当权，他们能有什么办法吗？”

“迈克尔说‘会的’；他是非常满怀希望的。劳伦斯姑夫说他们能制止经济恐慌，不让货币流出国外，使英镑相当稳定，制止投机；可是，那个规模宏大而明确的复兴计划，说是得花二十年工夫。到时候，怕也一无成就；而在这期间，我们却会更穷了。他说，不幸的是，哪个政府都无法使我们多工作，少玩乐，不要囤积居奇，而来缴付许多可怕的税，或者使我们不要现在而要将来。

① 放弃金本位制，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放弃了金币本位制，实行纸币制度，即从此不能自由铸造金币，银行券不能自由兑换金币。

② 国民政府，英国在三十年代面临国内财政危机，任何一个政党都未能单独组织政府，因而建立各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政府，即所谓国民政府。

他还说，如果我们认为，人民现在会象在战时那样为了救国而奋力工作，那我们就错了，因为现在不是一个人来对付外国的敌人，而是两种人来对付我们自己国内的敌人，在未来如何救国上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

“他可认为那些社会主义者能有补救办法吗？”

“不，他说，他们忘记了如果他们既不能生产粮食，又没钱购买粮食，那么，谁来给他们粮食呢。他说，共产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社会主义只有一个能自给自足的国家才行得通。你瞧，我也已经学会了这一套。他们全都大量用着复仇女神的话。”

“啐！你现在要上哪儿去，丁妮？”

“我想你总喜欢到芙蕾那里去吃中饭，饭后，我们可以坐三点半一班火车去康大福。”

接着是一阵沉默，在这中间，各自认真地思索着对方，两人都不快活。克莱尔觉得姐姐这人在元气大伤正待逐渐恢复之时，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丁妮则认为：“可怜孩子！现在我们俩都受到了创伤。她要怎么办？我能帮她什么忙？”

第二章

“这顿中饭真崧!”克莱尔一边说,一边在吃咖啡杯底残存的糖。“上岸的第一餐太美了!你上了船,看到第一餐的菜单,你心里会想:‘天啊!有这么多迷人的东西!’后来呢,你几乎顿顿都碰上了冷火腿。你可知道什么叫悄悄的失望?”

“难道我不知道吗?”芙蕾说。“不过咖喱总是很不错的。”

“回来的路上可不是这样。我再也不愿意看到咖喱了。圆桌会议^①进行得怎样了?”

“老牛破车地拖下去。锡兰对印度有兴趣吗?”

“不十分有兴趣。迈克尔呢?”

“我们俩都有兴趣。”

克莱尔突然乐滋滋地扬起眉头。

“可是,这事儿你们是一点也不知道什么的。”

“我去过印度,你知道,我还见到许多印度学生。”

“啊!不错,学生。麻烦就在这里。学生很进步,人民却很落后。”

“如果克莱尔要去看吉特和卡特后再走的话,”丁妮说,“我们应该上楼去了,芙蕾。”

看过育儿室后,两姐妹又上车了。

“我总觉得芙蕾,”克莱尔说,“非常清楚她要的是什么。”

“她照例都能得到;不过,也有例外的地方。我总疑心她是

否真正要迈克尔。”

“你是说有什么不对头的韵事？”

丁妮点点头。克莱尔望着窗外。

“唔，她倒叫人看不大出。”

丁妮没有回答。

她们坐在空落落的三等车厢里，丁妮说：“现在火车总是非常空。”

“丁妮，我闹了这么一个天大的错误后，真害怕见到爹妈。我的确必须去找个什么事情做。”

“是呀，你在康大福待长了，是不会快活的。”

“问题不在这里。我是要让人家看，我并不是个大傻瓜。我在想我能否搞个旅馆。英国的旅馆依然相当落后。”

“好主意。这是很费劲的，不过你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人。”

“这是挖苦吗？”

“不，亲爱的，完全是常识；你决不喜欢一头栽在里边吧。”

“怎么一个人工作起来就会弄成这样呢？”

“这下你可把我问住了。可是，现在就是这么个时候，谁都不会有旅行的能力。我还担心还得学学怎样经营旅馆的技术方面的问题。你的衙头可能会有帮助。”

“我决不用他的名姓。我要称我自己为克莱尔太太。”

“啊，是这样。你肯定认为多告诉我一点情况就不是聪明的做法吗？”

克莱尔沉默一会儿，接着突然说：“他是个性虐待狂。”

丁妮望着她那绯红的脸，说：“我从来就不完全懂得这个名词的意思。”

① 圆桌会议，指当时英国统治集团为印度问题与印度资产阶级代表谈判而召开的会议。

“寻找激情，等你伤害了那个给了你激情的人之后，又要得到更多的激情。做妻子的就是最方便的工具。”

“啊，亲爱的！”

“开头还有许多说不完的事儿呢，等我吃到马鞭只不过是使我不能忍受的最后一记罢了。”

“你莫非是说——！”丁妮吓得大叫起来。

“啊！是呀。”

丁妮挨拢过去，抱住她。

“可是，克莱尔，你必须获得自由！”

“怎么个做法？我得跟他对质。再说，谁愿意把这种丑恶行径抖露出来？除了你，这种事我从来对谁都连提也不敢提过。”

丁妮起来把窗子放下。她的脸跟她妹妹一样红。她听到克莱尔声音模糊地说：

“我一有机会马上就走。这种事情一点也不配公开出来。你想，正常的情欲过了一会就会叫人腻烦，况且气候又是那么热。”

“天啊！”丁妮说，又坐在她对面。

“都是我自己的失策。我一直知道，这是在踩薄冰，我已经噗落一下子踩穿了，就是这么回事。”

“可是，亲爱的，你才二十四岁，你就是不能一直处于有夫之妇而又不是有夫之妇的地位呀。”

“我看不出为什么不能的道理来；‘失误的婚姻’就硬是失误的婚姻。我最担心的倒是找工作的问题。我不想成为爹的拖累。他不欠债吧，丁妮？”

“还不呢。我们本来收支相抵，可是最近这种税制就要让我们落水了。困难的是，怎样做到不要失去依傍而能再爬上来。人人都在一条船上。我总是觉得我们和村子是一体。我们命运共浮共沉，而且我们总要设法浮起来。因此，我才搞了个面包房

的计划。”

“如果我没能找到别的工作，我来搞运送，行吗？我想我们家还有那辆旧车子吧。”

“亲爱的，你高兴怎样帮忙就怎样帮忙。可是，一切都还得从头做起。大概总要到圣诞节后才能动手。在这期间，还有大选呢。”

“谁是我们的候选人？”

“他姓多恩福特——一个新人，相当正派。”

“他去找游说者吗？”

“怎么不！”

“行。那就可以开始做点事情了。这个国民政府有点用吗？”

“他们大谈特谈‘正在完善他们的工作’；可是，眼下，他们不告诉我们怎么个完善法。”

“我想，等到提交给他们一个建设计划时，他们自己一定会争吵起来。这我都一窍不通。不过，我可以四处去说：‘投多恩福特一票’。爱姆姑怎样了？”

“她明天要来住几天。她突然写信来说，她没有见过小宝；说她有点大发幽情——想住在牧师的房间里，还要我注意‘不麻烦什么人来帮她料理衣服背后的钮扣等等’，她完全同从前一样。”

“我常常想到她，”克莱尔说。“是个非常之笃定的人。”

接下来又是沉默了好久。丁妮在想克莱尔的事，克莱尔也在想自己的事。过了一会，她想腻了，斜睨她姐姐一眼。丁妮真的忘掉了她过去跟威尔弗里德·德沙特那档子事了吗？当时，在发生这事时，休伯特信里写得十分叫人关切，后来等到这事过去了，大家真是放下了一块大石头。休伯特还关照说，她要求绝对不要提起她这档子事，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一年了。可以冒昧地

问一下吗，她会象只刺猬一样蜷缩吗？“可怜的丁妮，”她想：“我二十四，那么她是二十七了！”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瞅着她姐姐的侧面。长得真迷人，尤其是那只微微翘起的鼻子，使得这张脸平添点儿爱冒险的神气。她那双眼睛始终是那么美——依然是矢车菊的蓝色，一点没变；眼睛四周，衬着那种栗色的头发，显得格外乌黑。只是面孔瘦了些，而且看不到劳伦斯姑夫爱称之为“虚谋浮思”的样子了。“我要是男人，我准会热爱她，”克莱尔想，“她真漂亮。可是面孔很愁伤，现在只是她说话的时候才不那么愁伤。”克莱尔垂下眼睑，透过睫毛窥视一下：不！谁都不能问！她暗中在细看的这张脸，有种辛苦得来的幽静，谁个去惊扰它，将是不可饶恕的。

“亲爱的，”丁妮说，“你喜欢你原来那个房间吗？我怕那些扇尾鸽已多得无法计数了——它们咕咕地孵出了许许多多。”

“我无所谓。”

“那么，你是怎么吃早饭的？要送到房间里吃吗？”

“亲爱的，什么都别管我。如果有谁管了，我会觉得不好受的。又见到这样一个英国了！青草真是可爱的东西，还有榆树，以及那么一片蓝色！”

“只问一句，克莱尔，你要我告诉爹妈呢，还是我一点也不说？”

克莱尔嘴巴抿得紧紧的。

“我想他们终究会知道我不回去了。”

“是呀，总得有点什么理由。”

“那么，就一般地说不可能去，得了。”

丁妮点点头。“我不愿意他们冤枉你。我们可以让别人认为你是回来休养的。”

“爱姆姑呢？”克莱尔说。